

## 人与自然

## 再求青律变寒枝

■常全欣



腊八过后,时序踏入五九。老辈人常说“五九六九,抬头看柳”,道尽了对草木萌动的期盼;“春打六九头”,将立春与六九紧紧相连,让寒尽春来的期许有了清晰的归期。腊月十七,二十四节气迎来新的轮回,立春,如期赴约。

当日历撕到立春这一页的时候,风,最先换了模样。冬日的风,裹着冰雪的凛冽,似一把浸寒的利刃,刮过脸颊时生疼,扫过枝头,留下的是满目萧瑟;而立春的风,像一碗温过的米酒,裹着软乎乎的暖意,拂在身上,会让你下意识地舒展眉头,深吸一口气,嗅到的是泥土的腥甜、草木的微香。这风,是春天的信使,踩着节气的鼓点,把“立”的讯息,悄悄洒向人间。

草木知节气。豫东小城周口,立春前后,藏着最动人的春之序曲。沙颍河景观带、周口公园、周口植物园里,寒梅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,为生态周口添了一抹新春的雅致。漫步园中,十几天前落的雪还未完全消融,生机却已悄然萌动。一丛丛枯草的根部,已冒出星星点点的鹅黄浅绿,藏在枯茎间,这是立春的第一抹印记。沙颍河畔、注冲沟岸,柳芽早已按捺不住,探出头来,点缀在尚未完全返青的枝条上。也就一两天的工夫,东风一吹,就会染绿两岸春光,唤醒三川大地。

立春有三候:一候东风解冻,二候蛰虫始振,三候鱼陟负冰。在城市生活的我们,可能感受不到蛰虫、游鱼的变化,但立春之后,地气缓缓上升,我们能感受到大地于沉眠中发出苏醒的讯号。五一广场、和谐公园,放了假的孩子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,惹得瓦蓝的天空色彩缤纷。而古人感知节气的方式,却藏着一份独有的浪漫和智慧:将苇膜烧成灰,置于律管之中,待至特定节气,相应律管内的草灰便会自行飞出,以阴阳之气的变化,感知时节的更迭。唐代诗人施肩吾在《上礼部侍郎陈情》一诗中写道:“再求青律变寒枝”,这“青律”,便是代表春天的律管。寥寥数字,道尽了对春风送暖、草木逢春的期盼。古人对自然的感知,细腻如斯,将节气的更迭,揉进了诗意的时光。

立春,藏着烟火气的仪式感。育新街的流动摊位上、国槐街的早市里,每一个节气,都有着不一样的热闹。这段时间,脆生生的水萝卜带着泥土的清新,水灵灵的韭菜嫩得能掐出水来,前些日子风靡网络的趴地菠菜,和往年比起来,根叶间透着“网红”的气质。萝卜洗净,切薄片,撒少许盐,腌上一会儿,咬一口,咔嚓作响,微辣里裹着清甜;韭菜与鸡蛋同炒,包进春卷,薄脆的外皮,鲜嫩的馅

料,是属于立春的滋味。

春天,是藏着浪漫的季节,烟火人间里,总有爱情的美好悄然发生。平日里在外打拼的青年,春节纷纷归乡,在好心人的牵线下,一对对男女相遇、相知,为料峭的早春增添了几分喜庆与甜蜜。我与妻子便是在立春时节相识的。至今仍记得,她给我的一封信里说:“今年打春和过年很近,这是一个十足的春天。和时间同样富裕的,是我们的年华。趁着韶华,陪君奋进。”遇见她之前,我有过一段灰暗时光,是她,带着立春的暖意,陪我走出阴霾。光阴流转,人到中年,与爱的人并肩共奔前程,三餐四季,都是春的味道。

人勤春早。“万物苏萌山水醒,农家岁首又谋耕”,立春的暖意刚漫过田野,乡间的田埂上,便有农人忙碌的身影。豫东平原上,去年秋季晚播的麦子,似乎懂了农人的心意,不惧错过的时光,欣欣然扎根在田地里,经历了一冬的严寒,借着升腾的地气儿,舒展蜷曲的身体,积蓄着拔节的力量。立春前后,若恰逢一场贵如油的春雨,那便是最好的光景了。像我父母这般的农人,总会趁着墒情正好,及时往麦田里撒下化肥,把丰收的希望种进温润的泥土。更有春意的,是周口港。一艘艘船舶,载着长江、淮河、大运河的温润风意,涌入港口怀抱,一批批集装箱登船,奔赴大河大海。在这“开局即是决战”的关键时节,三川儿女以冲刺“开门红”的昂扬斗志,在春潮激荡中奋楫争先。

立春前后,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——春运,又一次启程。2026年的春运,从2月2日拉开帷幕。曾经,春运是拥挤的代名词,是一票难求的焦灼,是摩肩接踵的窘迫。如今,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四通八达,我们的春运路,早已换了模样。周口依托高铁、普铁与客运班线,通达更多的诗和远方。从基础设施的硬支撑,到服务细节的软优化,春运早已不再只是一段归途,更是一条满载希望的寻春路。此刻,如果你从远方归来,走下车厢的那一刻,会有立春的风拂过原野,带着故乡的味道,轻吻你久违的脸庞——你看,港城周口正涌动着蓬勃的力量!

没有一场寒冷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立春已至,春运正酣,春节将临。让我们拥抱立春——或许你是春运路上奔赴团圆的人,是城乡烟火里收获爱情的人,是千里沃野上躬身耕耘的人,是商务楼宇间拼搏奋进的人,是街头巷陌中默默坚守的人,在崭新的春日里,请如那悄然萌动的草木一样,抖落一身风霜,积蓄新的力量,从容奔赴下一场山海。

## 乡土人情

## 花馍飘香迎新年

■刘长征

“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;三十晚上熬一宿;初一初二满街走……”听着从超市门前传出的童谣,望着灯杆上一排排崭新的红色中国结,我闻到了年的气息。恰在这时,手机响了,是父亲打来的,说要来给我们送母亲蒸的馍。听到这儿,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儿时母亲蒸馍的情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豫东一个村庄上小学。到了腊月二十几,学校才慢吞吞地放寒假。不上学了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像出笼的小鸟,撒欢儿疯玩起来。一天晚上,母亲郑重地告诉我:“明天要蒸馍了,你不可胡言乱语,更不许在家玩耍打闹。”“蒸个馍咋还恁多规矩?”我纳闷儿。邻家弟弟因受不了蒸馍规矩的约束,干脆跑出去,一整天不回家。

母亲蒸馍会选用优质白面粉,与适量的水和酵母混合,放置在温暖处发酵。那时室内温度低,母亲会用棉被把大盆层层包裹起来。

造型是蒸馍时最具艺术性的环节。母亲会将大部分面团揉成圆形,剩下的做些加红枣的馍。想做简单的,就在圆馍上面按一颗红枣,叫“枣花馍”;如果再讲究些,就通过压、卷、切、捏等手法,将面团做成各种形状,再嵌上红枣,一层摞一层,堆得比较高,我们称之为“枣山”;还有圆盘形的,叫“枣园”。所有这些,统称为“花馍”。

从开始烧锅,厨房里就烟雾缭绕,好似人间仙境。堂屋里铺着一张箔,随着一锅锅馍出炉,箔上摆满了一个个胖乎乎、圆滚滚的白面馍。

由于之前母亲的提醒,我不敢造次,但还是忍不住趴到白面馍上,狠狠吸进它散发的一股香气,久久不愿呼出来。

趁蒸馍间隙,我问母亲:“蒸馍为啥离不开红枣?”“红枣就是红红火火,蒸馍就是蒸蒸日上。”母亲不识字,自然说不出“寄托着花开富贵、丰衣足食的愿望”这样富含哲理的话,但这简单的话语,却让我一直牢记于心。

那天,隔墙邻居海鸥哥问父亲:“你们家做啥好吃的了?在俺家就闻到香味了!”父亲一听笑了:“恁婶子在家蒸馍嘞。”

挂了电话,我匆匆赶回家,父亲已在家门口等我了。他说:“这是你妈刚蒸的馍,还冒着热气嘞。”我赶紧把热气腾腾的枣花馍、枣山、枣园从食品袋里拿出来,摆在茶几上,顿时香气四溢。

大锤哥在广州打拼,事业有成,已很多年没回过老家。今年春节前夕,他突然回来过年,并到我家串门聊天。席间吃着母亲蒸的白面馍,他情不自禁地说:“离家数载,尝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,还是家里老婶儿蒸的馍香啊!”母亲看他爱吃,在他回广州时,特意让他带去一袋。

没多久,村支书对母亲说:“大锤往村集体账户上打了一笔钱,说要作为村教育基金,用来资助、奖励咱村考上大学的学生,还说是因为你家给的一袋馍……”

有次和大锤哥通电话,他说:“俺家的情况你知道,兄弟姊妹多,尽管全村父老乡亲没少帮我们,但家里还是穷得揭不开锅。饥饿的记忆刻在了骨子里,一想起来心里就疼。有一年大年初一,是老婶儿给俺家送来白面馍和花馍,才让我们一家过了新年。那件事,我始终铭记于心。吃着老婶儿做的白面馍,不只是为了充饥,更是老家的一种情怀。我过去吃了很多没文化的苦,现在就想为咱村尽点绵薄之力,让下一代多读书、学知识、走出去……”

随着时光流逝,祖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。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次的白面馍,如今一日三餐,顿顿可见。

## 民俗札谈

## 岁末的烟火

■霍振中

腊八刚过,村口老槐树下的磨盘便被擦得锃亮,旁边坑沿上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灶,偌大的铁锅口与地面齐平。杀年猪的准备,已悄然拉开序幕。

腊月十五当天,天尚蒙着青灰,老耙叔就在此处升起袅袅炊烟。黑黢黢的锅底烧着劈好的木柴,火星子噼啪跳着,铁锅里的清水咕嘟冒泡,混着木柴清香的蒸汽漫过矮墙,悠悠荡荡,惊醒了整个村庄的年味。这是老家延续了百年的习俗,唯有听过那声洪亮的猪嚎,闻过滚烫猪血的腥香,年,才算真正站在了门槛上。

老耙叔是村里公认的杀猪好手,他头上扣着两耳上翻的火车头帽,夹袄扣子敞开着,腰间系着粗蓝布腰带,还系着一条宽宽的围裙——其实围裙就是化肥袋子改的——浑身油光发亮。

晨光里,老耙叔挽高袖子,手里拎的尖刀闪着冷冽的寒光。他带领几个壮劳力来到猪圈旁,望着那头养了一整年的猪,低声念叨:“老伙计,今儿个送你去见灶王爷,千万别怪罪,这是你注定的命。”那猪哼哼唧唧地拱着食槽,浑然不知大限已至。话音刚落,几个壮劳力一拥而上,七手八脚将猪按住。猪的嚎叫声陡然拔高,震得房梁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。

一番忙碌后,猪被处理妥当。主人家拿出备好的瓷盆,盆底撒少许食盐,接下温热的猪血。猪血在瓷盆里渐渐凝固,像一方温润的玛瑙。不多时,猪的嚎叫声消散在清晨的薄雾中,一切重归平静。

大锅里的水早已烧得沸腾,老耙叔操起刮毛刀,手腕轻转,猪毛便成片成片往下掉。他舀起一瓢热水,“哗啦”泼在猪身上,露出底下雪白光滑的皮肉。

开膛的时候是最热闹的。把刮净的猪挂在老槐树的横枝上,老耙叔使用尖刀划开皮肉,声音清脆,五脏六腑分类放在槐树下的磨盘上。围观的人纷纷往前凑。老耙叔直起身,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:“这猪养得真肥,今年的肉定是香得很!”

孩子们最是兴奋,围着地锅追逐打闹,时不时停下来踮脚张望,期待着老耙叔早扔出一个宝贝——猪尿脬。孩子们都想抢到猪尿脬,吹起来当皮球玩。女人们则盯着猪板油,想着熬成猪油,做油馍、炒菜都能香个透。四周围拢的人,鼻尖萦绕着肉香与水汽交织的味道,眼里满是对新年的期盼。

分割猪肉,最见老耙叔的功夫。一把尖刀,一把劈骨刀,在他手里像跳舞似的,“刺刺刺”“咚咚咚”几下,猪头、前腿、腰窝等便分得整整齐齐。

杀年猪最为神圣的一步,是祭天。将分割好的猪肉拼回完整的模样,端端正正摆放到堂屋正中,主人点香磕头,虔诚祈愿,愿来年五畜兴旺、家人平安。

杀年猪,庆的是丰收的喜悦,是对团圆的期盼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与情怀。当第一缕年味从杀猪这天清晨飘起,新年便踏着这热闹的节拍,一步步走来,带着人间温暖,带着生活希望,也带着最质朴、最浓烈的欢喜。